



哀傷的日里河

難明

# 洪天賜教授捐贈

哀傷的日里河

難明著



Ang Tian Se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朝陽出版社出版兼發行

# 共天題燦星詩會 目錄

## 第一輯 散文

1. 橡林寄簡 ..... 1
2. 送別偶感 ..... 5
3. 士姑來河水慢慢流 ..... 8
4. 膠風椰雨話梨鄉 ..... 10
5. 母親的眼淚 ..... 14
6. 小店主的悲哀 ..... 18
7. 風光旖旎的多峇湖 ..... 22
8. 哀傷的日里河 ..... 25

## 第二輯 詩歌

1. 祖國，我們的母親 ..... 28
2. 夜霧瀰漫山城 ..... 31
3. 棕油園像綠色的海洋 ..... 32
4. 種菜姑娘 ..... 35
5. 你死在沉默中 ..... 36
6. 舵手頌 ..... 39
7. 芭場上的姑娘 ..... 40
8. 寒夜致意 ..... 42
9. 一個美兵的自述 ..... 44
10. 我是湄公河的波浪 ..... 49
11. 胡椒園小唱 ..... 51
12. 夜宿風盛港漁村 ..... 52
13. 勘探員 ..... 53
- 後 記 ..... 54
- 淺 評 ..... 56

# 橡林寄簡

——給一位患難中的友人——

影：

你的來信收到很久了。謝謝你費了許多心機，描繪城市裡的輪廓，勾劃出一副資本社會的醜惡面貌。你說：當你走遍每條大街巷，深入商業社會的各階層裡去工作與觀察的結果，你發現到商品社會是那麼的不合理；因為擁有大資本者永遠佔有一切，但他們的幸福是建築在各下層人們的痛苦身上的。

我認為你的觀點很正確，同時我們也了解到當每一個商品經濟社會發展到最高階段時就會趨于沒落，而另一派新的經濟系統則起而代之。

你來信說要我告訴你我割膠的生活情況以及在遍野膠林裡工作的人們的一般情況。

很好，我們早已是知心朋友，無所不談，一路來，我們會研究過種種人生問題。現在讓我深一層地告訴你：橡林兒女的生活吧！

影：你太好了。你從來不會蔑視我是個「窮光蛋」，是個靠粗工生活的青年人；因為我們同是生長於貧窮的家境裡。我們土生土長，跟着我國土地遭受太多的艱難，遭受上等人種種的壓迫和欺負。我曾告訴過你，無論外來壓力如何，我是不會妥協，向魔鬼低頭，像經不起風暴打擊的企鵝般退回溫暖的窩裡自尋歡樂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則要把醜惡的現象告訴世人，使好人了解我們為什麼會窮，為什麼讀了那麼多書的人也沒有出路，沒有事做？

現在，正是南國雨季的時節。老天總是哭喪着臉。看那霏霏細雨，挾着寒風在飄灑着，飄灑在朦朦朧朧的橡林裡。

風雨中橡林呵，是那麼的淒涼，憂郁！她底上空日日夜夜籠罩着黯淡灰白色的雨雲，在這麼寒冷的十二月的雨季裡，所有靠割膠為生的人們就躲在家裡了。他們的住屋有的是那麼的狹小，潮濕，破破爛爛，有的當風雨到來時，搖搖欲墮，可幸屋的四周有許多大柱抵擋着，否則當夜半三更，狂風驟雨一來，全家老幼皆遭殃呢！

影：你想想看，我國千萬割膠工人因為長久受到大園主及英國人操縱千萬「依格」大園主的壓迫，他們每天賣命地工作而得來的僅二三元酬報。這怎夠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呢？他們愁得油、米來又沒有鹽和菜……。他們的米桶裡剩下的是那些最下等的碎米，在雨季裡早已空白如洗，而他們的稀粥鍋裡却永遠照着他們兒女瘦骨嶙峋的人影。但相反的，那些富人，財主，却渡着紙醉金迷，遊手好閒，浮唐放縱的生活。他們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樓大廈；穿的是最上等的衫衣。他們的廚房裡魚肉蔬菜常常發了霉；米桶裡（A等）的白米也生出了蟲，但他們絕不因此痛惜。所謂：住食有餘溫，生活不用愁的一群呵！

如果說將餘者分享給窮人，那不就好嗎？但，我們要知道，富人不知窮人苦，正如穿鞋者不知赤腳寒。要向富人呼籲，求他們出錢出力組織一個新系統的社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年青的一代要樹立起正確的思想，改革社會的學識，徹底了解，一切的改革與勝利唯有從奮鬥中得來，正如人類社會從原始到文明，是經過無數變革的。假如我們滿足於目前社會的制度，維持現狀，那麼，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生活在更幸福的未來了！

現在，言歸正傳，先談談我們的割膠生活吧！自從英校畢業後，到處為家，飄浮於城市商品社會的海洋裡。但，那許多的親戚或朋友絕不願真心幫助我，就連謀一份糊口職業也難若登天。於是，我只好重投橡林的懷抱。唉，想不到我才割了幾天膠，便招來不少冷嘲熱諷，受到此地一少部份公子哥兒，和一些有閒階級的親人或商店「頭家」說了不少令我心酸的話：『 哪，不錯呀，你們看是嗎？那個不是李家××嗎？讀了多年書又有什麼用？還有人說他什麼好本領，會寫書作文章，到頭來又不是和工人一樣拿一把膠刀，做牛做馬，看他真是可笑又可憐…… 』

儘管你們譏笑吧！儘管你們把我看成是個無中用，可笑而又可憐的落魄青年，然而，我却不感到羞恥或卑鄙。我反而覺得無限愉快和光榮，因為勞動是神聖的呀！我要讓這些『只會消費，不會生產的落伍者』看看，讀書人並不是白領階級的庸人，而是上馬能殺敵，下馬能執筆，進園能操勞的青年人。每每面對着揶揄我的人，我便鼓起勇氣回答他們

儘管這樣，我仍深深地擁抱和親吻誕生我的母親土地。因為我一生中最愛的是鄉村裡善良的，沒有陰險，虛偽的老百姓和無數皮膚棕黑

色的工人。他們才是真正的好人，不會視金錢如命，爲了功名，利祿而你爭我奪，謀財害命。真所謂唯有窮人才了解窮人，也最能互助、互愛、分工合作。

例如某家工人的孩子在深夜裡病倒了，左鄰右舍的工友都紛紛起來慰問。有的借錢助他醫病，有的則臨時去包車送往醫院留醫。如果逢到某婦人欲生產時，不用要求，鄰家婦人自動助產婦一切工作。還有逢到一些年老無依無靠的老伯，不能再割膠爲生，而某大園坵的財富或包工頭不給他們地方住了，他們便被收留進老人院裡。這裡，一旦逢到窮人因病、老，或者遇外死亡了，成群結隊的工友都來送葬。這一切不正表現出他們是那樣的互助、諒解、友愛嗎？

我，一個赤貧如洗的青年人，就是生活在這一個落後的，但却又是樸素，可愛的鄉村裡。每天，正當鷄啼響徹村莊時，我便騎着「腳車」奔向膠林。

我是在一個英國人的大園坵裡割膠的。這園裡約有五六百工人。每個工人每天只割得三塊錢左右。看工友們挑着一擔擔白濃濃的膠水回來也是一樣工錢。我們的一份「行頭」約有六百棵樹。試想，就是一棵棵也得數上一兩個鐘頭，更何況要用膠刀慢慢割呢？

這園坵裡的一切分配工作，全由一位混種人的 (CONTRATOR) 卽「包工頭」包辦做的。這位受奴化教育，又肥又胖，行路肚皮向前，大搖大擺的工頭一來膠房時，每個工友都怕他三分。因爲一旦他發現任何人如參入職工會活動時，他就「掉他的桶」，胡亂給他一個罪名。往往有許多婦人因生病或生產時不能上工，也被開除。我與一批年青工人非常不滿這一切待遇，也只好忍氣吞聲，在暗中組織一股力量，專指責包工頭或其手下的「加巴拉」，所以他們對我們也是不懷好意的。

再說，我住的×鄉村雖不大，但居民至少有五、六千人。這裡的商業市場，表面上是那樣的繁榮、昇華，但事際上一切早被財富者操縱了，所以這裡也產生了一些奇形怪狀的人物。記得有幾回，這裡鼎鼎出名的幾位辯論家特地約我們幾人來個大辯論。有一回，當我們辯到主題時：他們問我：『你說外來資本家有什麼不好，他們在此大膽地投資下億萬本錢翻種膠樹，給工人割膠，你們才有飯吃，否則工人不是餓死嗎？』一個辯論家口若懸河地追問我。

停了一會，又一個起來發言：『你總是說大資本家這樣壞，那樣壞

，如他們不投下大筆本錢去開墾，建造工廠或種樹膠、椰子、棕油園、黃梨啦，看你們工人不死光才怪哩！那時工人要往那裡找工作，怎樣生活啦？你說……你說……。』他一邊說一邊手舞足蹈，又『 咭，咭咭…… 』地露出了自感勝利的奸笑。

『好，讓我們總言之，人類從原始時代，封建時代，奴隸時代演變至今資本主義時代……，當然，在這幾千年當中，那些勞心者先佔有了財富，礦源，土地，資本後，且又擁有一切生產工具，就開始僱傭沒有生產工具，只靠體力的人為奴隸或工人。我們說這私有產制，自由企業的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因為它造成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又加上外來大資本集團的經濟壟斷政策，所以下層的工人暫時無法翻身，受人壓迫，社會無形中也退化了……這不是行的。』誰料，還沒等我說完，有位仁兄即大發脾氣，磨拳擦掌，想要動武取勝。幸得圍觀者拉開，叫我們退出辯論室。從這次的教訓中，使我深深地了解與這種小人辯論是無用的。還是一面默默地辛勤工作，一面努力寫東西較好，因為這是個「好人難做」的時代呵！

影：鼓起勇氣來吧！讓我們為真理、正義而奮鬥到底，為廣大勞苦的群眾謀福利，改革社會……。

看，這是個蟲豸哀鳴，草木皆沉寂悲歎，寒風瑟瑟，霏霏細雨的深夜，而我僅寫到此為止吧！

讓我們相信寒夜的盡頭是雨霽日出，明媚光彩的黎明。我們還年輕，就彷彿像大地一樣充滿着青春的氣息！讓我們以青春的火把，將寒冷的深夜燃燒得更鮮紅，更壯麗……齊步走向美好的世界裡去吧！

難明×月×日

一九六〇年舊作六八年重修

## 送別偶感

當歡送會結束後，我們幾個好伙伴，駕駛「老爺」車把你載到火車站。

不錯，長亭一送，終需一別。夜間的火車站乘客寥若晨星，月台的四周顯得多麼冷清，賣香烟糖果的老板也在打瞌睡哩！

十點鐘的班車啾一啾一啾地響了，火車頭的烟窗冒出縷縷灰色的濃烟，我們緊握着粗壯的、熱烘烘的手，良久良久地都說不出話來。最後嗚咽地道聲：『珍重……祝你平安！祝你幸福！』你這才跨開步伐，攜帶行旅包袱上了列車。

漸漸地，火車宛如一條長蛇蠕蠕地動了。我們搖幌着手巾，你也把手伸出車窗外不停地搖擺。遠了，漸漸地遠了，一切都模糊了，怎麼我們的眼淚簌簌地淌了下來！

在回家途中，我躺在汽車的後座，恍惚地在想；腦海裡浮現出一個身材壯如牛的，皮膚黑得像印度人的青年，臉兒赤紅如朝陽，煥發着真理的強烈的光芒，嘴角永遠露出雪白笑容的強！

我默默的沉緬於回憶的門扉裡，口裡呢喃自語：『強，這是一場夢嗎？』

不，今後我們真的分離了，怎教我不為你那顛沛流離，似水上浮萍般流浪的生涯而感到無限的辛酸？

強，我永遠也不會遺忘；是二年前的一個早晨，我們竟邂逅在一片遼闊的，新翻種的芭場上。

『朋友，你是來代替陳水駕駛拖拉機？』

『是的，我昨天剛從外地搬來這園口的「公司」房住，今早來試工。』你微笑地伸出一雙粗壯的手；於是，我們緊緊地握着了……。

不錯，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是年青人活躍的地方。不久後，我們從相識而成爲團體裡愛好學習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我還記得，是個飄着細雨中的晚上，你在我家說的話：『我高中畢業已好多年了，但在這人浮於事，經濟不景氣的社會裡，我始終找不到一份好職業。爲了飯碗，爲了體驗生活，爲了實現我底理想，寫出些真

正代表勞苦人民的文藝作品，我先後做過各種粗重的工作，駕駛拖拉機也算是一種最辛苦的一種，不單工錢少，每天還得在烈日下，伴着響亮的馬達聲，看那一塊塊古舊黑色的泥土被拖拉機翻起來，經過陽光的蒸曬，泥土就變得芬芳，肥沃起來，新的樹膠種子接着又生長壯大，數年後那新的芭場也就變成一片綠色的海洋。這就是我國取不盡的膠樹底寶藏呵！』

停了片刻，你問起我如何愛好文學，如何下過一番苦心學習。

你說：『藝術正如一個水塘，水塘中如果沒有水，這成什麼水塘呢？一個從事藝術者的心靈，如果乾涸了，這也就是藝術毀滅！』

往後，我會被你這些話感動得流下許多熱淚。是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強，想不到會一度被你熱烈感情燃燒過的我底心靈，如今又將熄滅了……。因為你如今，果真離我遠去了。可惜你走得太快，太遙遠了。我不會，也不能，更捨不得阻止你；爲了你底前途，你走了，默默地離開這使你留念過的，也鞭策過你前進的環境，而奔向我國藝術之花朵開放的異邦。但願你果敢地去參加歌詠隊，去演戲，去建設公路橋樑，去開墾我國的處女地，去過平凡人過的生活，去在平凡的事物中尋找真理，去以你的火把點燃旁人的火，去以心發現心。這是我底祝福與願望。

在車廂裡，從車窗吹進冰冷的郊野底晚風，使我冷靜地想起太多的事，想念今日的你……。

日子像一道奔流急影，已逝而不返了。

歲月易逝，看過了南國的橡樹花開，又是細雨綿綿底雨季了。

屈指算來，只不過短短的兩年，你的工作就告完成，你得重新飄泊於異地，開始和生活的逆境展開了搏鬥；爲了你底前途，也爲了廣大人民的幸福。

強，你是否記得：我們在辯論會上爭得面紅耳赤。過後用舌尖舔舔唇邊，互相道聲：諒解、忍讓，讓好的思想和正義的火種繼續發揚光大！

強，你是否記得？

我們下鄉訪問，深入民間，你每逢任何人，總是滿臉笑容，與他或她們坐談：

『亞嫂，亞叔近來生活好嗎？樹膠行情又下價了，你們的生活怎麼

過呀！』

還記得我們在鄉間訪問的那一天、在那瀟漫鷄糞、鴨糞、豬糞的矮小亞答屋裡，看那成群的蒼蠅在瘦小的、赤裸着身體的孩童底飯碗邊緣飛舞，還有窮人養的，滿身爛疤、瘦骨斑斑的狗兒，躺在泥地上嘆氣。然而，我們却坐在木橈上和老、幼、婦人們坐談。

强，你是否記得？

我們的福利工作過程中，是怎樣義務進行疏通溝渠，披荆拔草，還幫助貧苦人家造屋補漏。每逢送葬時，我們的團體總是轟轟烈烈打鑼打鼓，沿着街道，繞過鄉村送至「伯公山」雖然我們窮，但我們的力量却是無窮無盡呢！

强，你遠去了，我們的舞蹈組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導師。你去了，我們今後，再也看不到你明亮的眸子；得不到你和煦的友誼，更難聽到你嘹亮的歌聲！

强，當我們分別後，你可曾滿懷神傷？

不，我知道你是個樂觀的青年。讓我們燃起學習的火把，為多元民族的國家爭光。

强，謹此寄語你要保重自己。當祖國多難的土地上，已栽滿了美麗的鮮花時，我們將會重逢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再也不分離，人與人之間已沒有了藩籬，每個人心呀心連心地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一九六三年。六月稿。

## 士姑來河水慢慢流

士姑來河水慢慢流，日以繼夜向柔河奔去。白天，你追趕着太陽。夜晚，你披着星星，載着月亮。

你緩緩地流呀流，永無遏止地奔流；背負着無數世紀的風霜。

你來自高山，衝過山狹，繞過叢林，繞過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你穿過山谷，流過一片平原和新翻種下膠苗的芭場。你供養了兩岸綠色的廣漠膠林。你哺育了兩岸無數平民的生活。

我不能不愛你呵，雖然你是一條混濁的無名河——混濁得像我混沌的童年裏的日子。但，你河裏的流水却捲走了像樹枯黃的落葉，也捲走了泥沙和黑色的泥土。那些黑土呵可就混合了這土地兒女多少的血汗和眼淚呵！

濁 濁悠悠的士姑來河，你年年歲歲地奔流向柔河而致海洋。你會捲去了多少黑暗的日子，多少個風霜災難的世紀？

以往，你像是一位被人擯棄在幸福門外的少婦，在淒風苦雨的夜裏低沉鳴咽。多少哭不盡的幽怨，訴不完的哀傷呀，任你低訴，任你抱怨；從來也沒有人親近你，憐憫你？

然而，就在歷史掀起新的一頁的時候，就在這塊飽受外來的統治者蹂躪的土地翻身的時候；由我們土地的人民做起領袖的時候，你才得到一小撮高領們的愛護和憐憫。

有一天，陽光暖暖地普照着祖國的大地，這時一批領袖們來了，一批工程師也來了。他們在你底河畔走來走去；經過了他們仔細的研究後，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爲你是有用的；有了你便可使百多萬人們得到幸福，得到水源的供應。

於是，一個美好遠大的計劃開始了。在你的河畔屹立了無數鋼骨水泥的大柱，同時也挖下了數百尺深，千百尺闊的蓄水池。

將來這龐大的工程完工時，獅島二百多萬人民再也不會爲水的問題而終日苦惱恐慌了。那時有誰知道，這是誰的功勞，誰的力量而建造成的？是「師」「將」？是「士」「相」？

工程師能設計但不能動手工作，他們只能悠閒地在案上向書本鑽；

並領取每月數千元的薪金。自古以來，唯有宇宙的太陽、月亮、星星才能做見證，才能肯定下定理：一切都是靠粗壯的臂膀把地球創造……。

聽呵！在你的河畔轟轟的打樁聲，嗚嗚的馬達聲，嘩嘩的攪水泥聲，以及工人們唉唉的喘息聲。

朋友們，這就是生命的呼喊，這就是生命的力量，呼喊出這廿世紀典型的偉大的聲音呵！有誰阻止了歷史巨輪的前進，他準會被輾成粉身碎骨。唯有跟隨時代潮流向前邁進，創造日日新又日新的社會，人類的生命才能永存千萬年。

濁悠悠的士姑來河呵，我們要讓你歡騰起來。雖然，在遙遠的年代裏，在奴役的，血腥遍野的日子裏，你被鞭打着。看你身上纍纍的傷痕，不就是屈辱的標誌嗎？尤其是當贖武野蠻的日寇，侵佔馬來亞的三年又八個月，暗無天日的恐慌年代裏，祖國懷抱裏無數富有正義感、熱血的兒女，不忍無數的河流母親遭受苦難，於是，他們握起洋槍、土槍、刀斧和鋤頭，英勇地和毫無人道的魔鬼展開鬥爭。就這樣，在我國土地上多少的河流都濺得像鮮血般殷紅。還有兩岸的青山綠林也濺得像河的流水一樣鮮紅。

士姑來河呵，在你的河畔可會埋下多少無定河邊骨；在你的河底可會沉蝕着多少冤魂？我們要問；爲什麼一個災難過了又一個災難到來，士姑來河的流水呀依舊幽幽地流着……。

混濁的士姑來河呵，我記得曾向母親說過：當我長大後要爲你寫下歷史的河流之歌。我不嫌棄你是那麼的污穢、悠悠黃黃，混和着難聞的臭味而遠離了你。正如我不嫌棄勞動的山地姑娘，永遠熱愛着她。因爲我們相信某些腐蝕的東西都可從中改造，如同你濁混的河水可經過濾清後而供給人們飲食一樣。我們相信宇宙的一切皆隨着因果律而轉變。雖然，一個環境或一個時代可路英雄，但別忘了，人類也可靠自己的手脚和大腦去創造環境，創造新的天地呵？

濁悠悠的士姑來河，原諒我，也寬恕我吧！讓我爲你寫下一首新的歌：一條勞動的河。因爲在你的河畔末流，早就屹立了兩間黃梨工廠。工人們日以繼夜地爲生活而工作，就像你的河水日夜棕棕地流呀流，唱着勞動的歌……。

一九六四年二月稿于振林山

註：本文撰寫時，士姑來河畔之蓄水池尙未竣工。

## 膠風椰雨話梨鄉

誰說島國的土地上沒有勞作的歌聲，誰說島國的土地上沒有大量的黃梨土產？

朋友呵！來，讓我們翻開馬來亞一個狹長的半島的地圖看看，就在柔佛州的西南地帶，簡稱柔南，這裡就是盛產大量黃梨的地方。人們都稱呼她爲——北干那那。

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好聽動人的名字？在遙遠的年代裡，當半島到處充滿烏烟瘴氣，到處看不到車水馬龍的繁華的大市鎮；到處聞不到人們的歌聲的古老的年代裡，華族的祖先，一批又一批勇敢而健壯的拓荒者，就從一個遙遠的北國，乘風破浪，遠渡重洋，來到這半島每個荒蕪的角落墾荒。

大約在五十年前，人們都不懂那兒會有北干那那的地方名；因爲那個時候，這裡原是一塊遼闊的原始蠻林佈滿山間。沒有人烟，沒有鷄啼犬吠，有的只是毒蛇和猛獸，以及好些似神非神，似鬼非鬼的魅魍發出嘶吼的叫聲……。在這麼恐怖的時期，有誰敢深入這地域去開拓、去生活？

然而，我們的果敢的祖先，他們伸出那巨大的手臂，緊握着闊斧將大樹莽林砍伐了；同時就在此地蓋起簡陋的茅屋來。最初，他們在燒檢後的芭場上種下了各種山糧，如薑、瓜、薯、芋等。之後，便是開溝造橋造路，他們又在高地上種下膠苗，在平地肥沃的黑土上插下了黃梨種。

經過了千辛萬苦，披荆斬棘，付出了辛勤的血和汗的若干年後，荒野的地帶變成了壯麗的田園，住屋散佈在田園裡。人口日漸繁殖增多，跟着黃梨的生產量也日漸增加，且被一些有眼光的商人重視，他們便把大量資本投在此地開拓梨園。就這樣，因爲馬來人把黃梨稱爲(Nanas)，把市鎮稱爲(Pekan)，於是就有了 Pekan Nanas 北干那那，即黃梨市鎮之稱。

長年生活在喧鬧着人潮聲的城市裡的朋友們，你們若果喜歡研究地名的由來，你們就會發現每個地名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及其含着深刻的意義。

呵！北干那那——黃梨之鄉，她是多少年青人的故鄉，又是他們生命開始的搖籃——誕生的母親土地。雖然，她經歷了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辛酸苦澀的過程，而今天她仍然那麼坦然地躺在柔南的懷抱裡。

「生活是海洋，能夠沐浴在生活的海洋裡是幸福的。」有位詩人這麼寫出了他對生活的讚語。

多少次，我和朋友來到了黃梨之鄉。我感激這兒年輕熱情朋友們的响導；把我帶到一望無際青綠色的梨園去實地觀察。

呵！祖國馬來亞，你每個地方都那樣的使人留戀。親切地，我們吻了你，吻遍了黃梨鄉的土地。親切地，我們接觸了無數在梨地上工作的人們。在東道主的朋友們介紹下，我們和工作的人們緊緊地握了手。我們握得那麼緊，良久良久地才放了手。在我們心靈深處不禁呼出——「可敬的工人們！」——是你們的力量創造了一座繁榮美麗的市鎮，創造了歷史和文化，把祖國美化了。

『看，那邊走在梨園叢中小徑上的一群女工們。她們背上揹起梨籬，手揮動梨刀，把斬下的黃梨拋入梨籬。之後，揹到紅土路旁擱放着。待運輸羅里車把無數的黃梨載到工廠裡去裝入罐頭，再輸運到世界各國去。』東道主的朋友們一一指點，把一切情形告訴我們。

還有告訴我們關於黃梨的栽種方法，梨工們是怎樣小心翼翼地把幼苗插入土裡約三四吋，即能生長。一年又半載後就會開花結菓，像現在一顆顆數不清的黃梨，睡在芭場上，在陽光的大海裡，閃動着黃金一樣的光輝。

『這樣的梨工生活不是比種植樹膠來得輕鬆容易嗎？』一位和我同來的朋友遲疑地問。

『不，梨工們也有他們的種種苦衷。除了要經常除草下肥之外，還得付出一筆錢購買肥料呢。如果是貧苦的小園主，他能賺夠一家人的開支用費就算好了。』

『再說逢到收成的季節，如果是多雨的話，那可糟糕了。小徑是泥濘不堪的，用腳車載梨菁或用籃子挑運到大路旁，可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千百顆梨菁運到大路。並且梨工們常是冒着寒風細雨在工作，身體忽冷忽熱，又容易害病。這怎顧得那麼多呢？因為雨水多，黃梨成熟了不能浸得過久，否則全部腐爛了，造成工人們的血汗得來的結晶收穫付諸東流。這不是辛酸痛苦的生活嗎？』

『還有小園主們的收成果實，往往會受到一批梨商中間者狡猾地剝削，因為過去還未組成真正好的黃梨合作社，所以那些不勞而獲者也靠吃利錢而活着。一旦將來黃梨裝罐製造廠多多創辦後，那時勞資雙方通力合作，這樣馬來亞的黃梨業是會有一個嶄新的景象的。』一位當地生長、有學識的青年這麼地告訴我。

我們不覺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在田地裡有歌唱的聲音。

是的，誰說在黑暗的日子裡永遠是苦難？誰說在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裡考驗出來的工作兒女是懦弱悲傷的？不是的，我們的生命裡有歌唱。我們歌唱在勞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愛情，歌唱沃美的祖國大地上，永遠照耀着陽光。沒有歌唱的生命顯不出生命的雄偉、生命的輝煌。所以，我們的生活裡，須要歌唱，讓嘹亮的歌聲，驅走了一切憂鬱與辛酸，讓歌唱把幸福之神帶來！

我曾經寫過：我愛四季長夏的肥沃土地，我愛勞動的工作兒女。因為這裡生活在陽光底下的人們是那樣的刻苦敦厚，那樣的樸素無華，坦誠可愛。沒有城市裡終年混在商場上的人們狡猾多端，虛偽可怖。在黃梨鄉市鎮裡生活的一萬餘各民族的人們都是辛勤工作的祖國的好公民。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希望吃得飽，穿得暖，住得不受雨淋，他們工作之餘，能把子女們送進學校，將來成爲一個好人。

這裏，黃梨鄉的勞動人民驕傲地在向你誇耀他們血汗的結晶，他們也驕傲地在向歐美各國展示他們血汗的成果。可不是嗎？我國政府當局每年從黃梨業中，由外國賺取一千萬元以上的外匯。黃梨的產量是我國的經濟植物中，除却橡膠外的主要經濟命脈。因為黃梨的用途是那樣的廣泛呵。

黃梨果實除裝罐作爲食用之外，尚可煮熟作爲菜餚，煮蝦加辣，是一味可口的馬來亞菜；此外可以製成黃梨酒，黃梨汽水和黃梨糖菓等。黃梨皮可以作肥料，葉子則可取來做絲綫和繩索之用。

在世界上，除了黃梨最早的誕生地——南美洲巴拉圭國，尚有美國的夏威夷、婆羅洲、台灣、硫球、南非、澳洲等地之外，就是我國柔佛笨珍和北干那那——「黃梨之鄉」了。

不遠了，要來的一切終歸要來，歷史的巨輪將帶來新的希望，新的種子的萌芽！

呵！黃梨之鄉，妳趕快成長起來吧！跟隨時代潮流，跟着祖國成長

，不斷地奔向幸福的明天，奔向自由、民主，奔向真正的繁榮與獨立的大道……。

(六四年三月)



## 母親的眼淚

今夜，厚厚的烏雲密佈了整個天空，遠處不斷地傳來了陣陣沉鬱的、翻滾着的雷聲……，它正象徵着這是個苦悶的年代底夜晚。在這充滿着淒涼、恐慌和憂悒的氣氛裡，叫人想起人間無窮辛酸的往事啊！

『明，這麼夜了，你還在寫文章？傻孩子，寫文章有什麼用？又不能賺錢，還是早睡早起，明天起來拿膠刀去「拜樹頭」才有飯吃。……』母親披件破舊棉衣，手上持着正在縫補的破衣裳，走到我的書房來，低聲地說。

『媽，您老人家先去睡吧！我還不想睡呢！』

母親在我身旁的小椅子上坐下了。她把手上的衣裳擱放在書桌上，輕輕地歎了口氣，說：『天快下大雨了，你父親出外賭博還沒回來，今晚想他又賭個通宵了。唉，這個死鬼，眼看家人拼生做死賺來的錢都被他輸光了。好言相勸他總是不聽；反而說什麼一切家務經費他可不管，來個遠走他鄉……。明，你想：我們這個家庭如此下去怎麼辦呢？你又不爭氣，不能在外賺一兩百元回來補貼家用，唉！……』

母親的話正如許多尖針刺着我的心，怎不叫我感到萬分的痛心和懊悔呢？冷靜地一想：自己讀了十多年書，用了母親多少的血汗錢，而今畢業已數年了，什麼職業仍沒找到，這怎能對得起母親呢？

是的，我辜負了母親的期望，辜負了師長的教誨和幫助我升學的親朋戚友。

這時，我想盡情地高聲呼喊：這是個什麼年代？這是個什麼社會？不少人空喊這是繁榮、平等的社會，但為什麼社會裡竟充滿着虛偽和黑暗，生活之途佈設了陷阱和詭計？有人要盡力提倡：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但相反的到處可見到人人吃我，我吃人人的現象。人雖不是吃人肉而活，人與人之間確是互相殘殺的，為了功名、利祿，為了麵包，開水和生存，為了權勢和金錢，竟彼此互相以險謀手段爭權奪利。這造成了現社會的混濁和不平。

還有那些富人怎樣不費吹灰之力，一閃眼間就賺了千萬元。有錢人的兒女能讀中學、大學，能到外國去留學。這社會裡所有的商業機構，

工廠、影院、土地等的部門的職位，當然也是屬於受高深教育的一群先去做呀！窮人家的兒女不單很少受高深教育，怎能談得上有一份高薪的職位做呢？更何況像我們只受過中等文化教育的青年呢？

以上這些話我都想一一分析給母親知道，但母親是不喜歡聽這些話的，即使說了一大套理論她也聽不懂呵！

『媽，我還有許多東西要寫的，今夜要遲睡了，反正今夜已下着雨了，明天不能割樹膠。』在黯淡的燈光下，面對年近古稀，體弱多病，臉色蒼黃，臉頰瘦陷，配上老花眼鏡的母親，我只說了這些話。

不料，母親聽後却滔滔不絕地講述了許多滄桑往事，她竟披肝瀝膽與我共坐燈前，泛論一幕幕的人生史：

『屈指算來，我與你爸來南洋已卅餘年了。在我廿歲那年，在中國封建的舊禮教下，憑媒人之言，我與你爸結了婚。婚後生下了你的大哥，我倆就赤手空拳，僅帶些水費就南來了。在南洋，我倆靠自己一雙手腳出賣勞力做各種散工，後來又學會割樹膠謀生。不幸和平安樂的日子不長。一九四一年，日本人終於侵佔了馬來亞。那年你剛呱呱墮地，父親擔着你逃難，無數的難民都躲在深山野嶺間。

停了片刻，母親又繼續說：『唉……那短期間一切糧食都斷絕了來源，我們就採些山果，鋤些番薯來吃。後來你父親和許多親人努力開墾了一荒林來種植農作物以維持生活。那期間我因挨餓過度，又吃不慣雜糧，終於病倒了。我患的是一身黃腫病，手脚腫得又肥又大，險些兒就病死了。可幸，蒼天不負好心人，很快的三年又八個月後，日本鬼子終於投降了。

『但不久，英軍又重回來統治馬來亞。於是，你父親又帶我們一家數口回到膠林去割膠。誰知好景不常，和平後不久，又告宣佈緊急狀態法令。無數的山莊都被疏散到集中新村內。這時候你父親與頭家借得幾千元來開了一間小雜貨店。我就在新村內農家養些鷄鴨、種菜、養豬等賺些錢來給你到外地去讀書，養活弟妹……。』

『媽，你別再說下去了……』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打斷了母親的談話，因為我怕越聽下去越使我傷心。我的腦海裡恍惚地浮現出母親當年受盡千辛萬苦的容貌了。

是的，當我唸畢小學，到城裡升學的那年，母親則在家裡靠出賣勞力養豬，務農賺錢來給我升學的。我記起了有許多回，母親因斫豬菜不

小心，竟把自己的左手指皮割去了一片，當時她用右手緊緊扼住傷口，一回到房裡竟暈倒在床上，等我們把他的手指包裹後，鮮血早已沾紅了母親的手臂。等她醒過來時，眼淚撲簌簌的往下掉着……。

小時候，在我那單純而幼小的心靈，總覺得時常流淚的人是痛苦的人，而母親的淚光，就曾照耀着我的童年。我永遠記得我是在母親的淚痕光影裡長大的。

事實上，母親就是個飽受苦難折磨的好人。她雖沒受什麼教育，但却很懂人情世故。

含辛茹苦，提攜捧負把我養大的是母親；勞形憂心為我的前途作想的也是母親。

在烈日下，披着一身破爛衣裳在菜園裡鋤草、下肥、澆水、種菜的一個風燭殘年的婦人——她就是我的母親。

在夕陽將殘，群鳥歸巢的時候，挑着一擔尿桶往菜園小徑上奔走的婦人——她就是我的母親。

在那終年累日，濃霧瀰漫的冰冷的清晨，將呱呱墮地的弟妹掉在床頭的一角，自己就穿起滿是膠屎泥濘的衣裳，迎上那凜冽刺肉的寒風，投向黑黯黯的橡林裡去割膠的年老婦人——她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的性格是那樣的堅強，任勞任怨，刻苦耐勞，承繼了中華民族祖先優秀的熱愛勞動的品質和精神。

每天，母親那雙枯瘦無力的雙手，握緊那把「老爺」膠刀，割呀！一行行，割呀！一棵棵。她流了多少鮮紅的血，滴了多少辛酸的汗珠，熬盡多少比蛇膽還要苦的日子，也從來沒有因逆境的折磨而退却。一旦在外或膠園裡受了包工頭或「加巴拉」的叱喝和欺負後，她總是忍氣吞聲，默默地把淚水吞回肚裡。晚間在家裡，又得受父親的氣，而當弟妹的哭啼叫嚷聲纏繞母親的耳裡時，她不覺地又流下淚水來了，而此時的我，便會不由自主地陪着她哭了起來。

小時候的我，不會屈服於母親手裡的籐鞭，却感動於她那從眼眶裡漣漣滾出的淚水。每當我逃學或犯錯時，母親常是以眼淚來教訓我的，同時我就常常受到她眼淚的威力而乖了。

『你是個苦命的孩子，一誕生下來就體弱多病，又受了一連串的災難，我看你不努力讀書向上，將來是沒有光明前途的。』母親這幾句話將永恒地烙印在我的心坎裡。早在十年前，我選用筆名「難明」來學寫

稿，可說是間接受母親的勸勉而致。

我該深深地感激母親，她是那麼的看透人生，懂得窮人是受富人的壓迫而難於翻身的。她常常向我談起一些名人的故事，鼓勵自己的兒女不要太懦弱像羔羊般受惡人欺負，因為她是女人，受盡世人的白眼卑視，侮辱。她要自己的兒女幹起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來。這樣她做母親的一生中也感到光榮呢！

是的，我也希望母親活得更堅強，不向生活的魔鬼低頭，而是永遠向血淋淋的現實挑戰！

母親呵！我却不會辜負你。因為你的一片愛子的愛，對於我遠勝過基督的博愛和釋迦的慈愛。

我記得曾讀了一首「母愛」的英文詩歌，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一個母親寧願讓自己的胸裸露在冰天雪地裡而把她的胸衣解開給孩子抱着避冷。可憐的慈母就凍死了。然而，所存的一粒種子——孩兒却得到人間母愛的溫暖遇了過路者拯救了生命而終於長大成人……。」

母親，如今我已經長大成人了——雖然，我所看到的是那些可怖的笑容，那些笑比地獄裡的魔鬼還兇。但，我發誓：我一定要刻苦工作，為所有窮苦人民效勞……，以報答您養我的大恩，我決不會辜負你。

夜，越來越深了。風好悶熱呵！窗外仍不斷地傳來滾動着的雷聲，像奔跑的千軍萬馬；夾着閃電過後，又像一顆炸彈，要炸碎這無邊腐化的黑暗社會。

呵，在這苦難的時候，我的腦海裡充滿了憤怒，充滿了訴不完的哀怨。無論如何，我是睡不着覺呀。

『媽，您老人家太辛苦了，還是先去睡吧！』我無限傷感地說。

我呀却要在黑夜裡寫到天亮。我要親眼目睹這場人世間可怖的暴風雨消失在第一道陽光底下……。

一九六五年稿

## 小店主的悲哀

這是個多霧的山城。它的四周環繞着翠綠的橡林，這裡住着數千名辛勤的勞苦人民。

這裡的商業雖不算是很發達，但說起來也有數十間的小店舖，其中有整十間是雜貨店。

盛聯寶號是一間生意盛隆，雜貨最多的雜貨店。遠在緊急狀態期間，盛聯寶號是專營賣「黑色」米糧的雜貨店，無形中被老板賺了十幾千。於是，老板就將隔壁的一間洋貨店購買過來，又把兩間店的牆壁打通，變成洋洋大觀的百貨商店了。難怪盛聯寶號的老板黑漢越來越有錢了，樹膠園也越買越多，私家「巴格車」換了又換呢！

談起他黑漢的成家立業的經過，在這小山城裡有誰不曉得？遠在日本投降前，他還是靠拿膠刀為生，養活了一家七口。後來，日本滾了，他竟靠「裙帶風」關係，被盛聯號請為「財富」。他自己也有七百元的股東。誰知一年，二年，三年……他想盡了方法操縱了外交辦貨權力兼財政。不久後，搞到大股東紛紛退股，終於由他自己包辦一切了。現在他有的是錢，本地生意又是他的做最大，有誰能與他爭一日之長短？

再說，在盛聯寶號的對面街也有一間小雜貨店——中和號。這間店的主人陳德，是位心地善良，為人極和藹可親的老年人。

這天下午，陳德愁眉苦臉，對着自己的兒子陳泉大發脾氣：「我叫白糖一斤賣五角錢，你硬賣五角半！剛才的顧客都給你開口嚇走了！唉……這樣下去怎能挽回我們的生意？唉……。」

「爸，你……你還沒有看貨單，這批白糖今早我叫車剛載回來，至少要四角九分本錢，怎麼能賣五角錢一斤呢？」陳泉看父親坐在櫃檯邊，手指在算盤上「的答的答」地打了一陣，繼續說：「爸，你算算看，我們沒有本錢，買來的都是貴貨，怎能像對面黑漢他有大筆本錢呢？他可以直接到星洲買一囉哩一囉哩的白糖和雜貨回來，先囤在貨倉裡，直到現在糖又起價了才廉價賣出，怎麼不賺錢？怎麼不討好顧客呢？」

「唉，我想這間小店遲早是要倒閉的。」陳德無限傷感地說：「年前，你媽迫得負病去割膠來維持家務；你的大哥也到山地新芭去做雜工

，還好每月拿七八十元回來還店租，還水火費，要不是這樣我們早就關門了！」

陳泉聽了如石像般呆望這間黑沉沉的、瀰漫鹹臭氣味的小雜貨店……。

他發現到店的兩旁的貨架上的罐頭魚、肉類罐頭，「美祿」啦、「阿華田」和牛奶等越來越稀少了，只是零零落落地排放着十來罐而已。他定一定神，再看店中前面排鹹魚的木箱格裡，只剩下一些過霉的，又黑又爛的鹹魚頭。再說，江魚仔、蝦米、花生豆、綠豆、紅豆、糖果之類的東西也是剩下的舊貨。因為價錢買來是貴過別人的，所以要每斤貴上一角五分才能賣出去，就這樣，自己店裡的一切貨物都不受顧客歡迎，難怪每個下午許多顧客打從店門前走過，問問價錢又走開了。想到這裡，他陳泉不免納悶起來。

另一方面，盛聯寶號的生意却非常興盛。不要說是下午，單就上午一段時間就召來很多的馬來人、印度人的顧客。他們都說這裡的東西既便宜又新鮮。

黃昏時，盛聯寶號的老板黑漢坐在「財富」桌位上，他那滿掛橫肉的臉上露出陣陣笑容，右手的手指不停地打着算盤，他暗算近些年來店裡又賺了不少錢了。這難怪他在不久前又僱用兩位小店員：一位專門負責送米、送糖到顧客的家裡去；一位看店面。但店員每月的工錢只有二、三十元。

晚上，當黑漢結算錢櫃裡收入的鈔票時，洋洋得意地對那個又胖又矮的妻子說：「哈哈，今天又不是『出糧』期，生意竟這麼好！你看，今天的收入幾達五六百元！哼，這個小山城裡還有哪間雜貨店能和我競爭？反正，我早已擁有大量資本，如果他們一支生油賣七角半，我的就賣七角；他們的上等米每斤賣五角五分，我的賣五角三分、四分就行。看看到將來，誰是賺錢的能手？哈哈……」

夜，山城的夜是那麼活靜，一切都像死般的寂靜；只有星星、殘月，冷冷地照耀着這冷暖人間……

風，山城的風是那麼冰涼，一陣陣呼呼地從郊野的橡林吹過來，吹進了陳德住的小樓上的睡房裡——

這時，他陳德可還沒睡覺，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東想西想，總是睡不去。

他想起白天生意的冷落，收入只不過區區三、四十元，想起呼呼入睡的妻子，她跟隨他受苦了一輩子，也難過個安心的生活；他想起睡得很安祥的數個兒女，他有能力送他們到小學讀書，也難於負責一切的雜費和學費；他想起小明前天剛病好，却沒有錢買補藥給他吃；他想起丁州幾間大商店的老板已紛紛來信討債，過去欠下的數千元，什麼時候才能還清給他們呢？

這時，他又目眈口呆地看着睡在妻子旁邊的小明，過去他是個多麼可愛、活潑、天真，又壯又胖的十來歲孩子，不幸因二個月前患了重病後，就變成現在這麼瘦骨如柴的孩子了。此刻，暗淡的燈光無力地照在小明蒼白的臉上，使他更添下難於形容的痛苦和悲哀。

他輕輕地歎了口氣，唸道：「人生，呵，人生，誰說是享受呢？只有那些狼心狗肺的人，那些昧着良心，專門吃着人肉，吸着人血，以別人的痛苦換取自己的歡樂的人，和那些有財產，有大資本的人才是坐着享受啊！窮人，小店主，小市民，過着是多麼悲慘，吃不飽來餓不死的生活呵……。」

他恍惚間又回想起：自己從中國南來後，靠着自己的辛勤苦幹，赤手空拳去做雜工，當店員，後來省吃省穿，才存下幾千元娶了妻子，就這樣成了家。不知不覺，一閃眼間已是五十歲的老頭子了。

他想得惱了，喃喃自語道：早知道不要南來，免得上了那些淘金者的甜言蜜語的當。南洋？南洋？多少人稱呼你為海外的天堂，處處大都會裡是那麼繁華，高樓大廈密密麻麻地聳立着；夜間又是那麼的五彩繽紛，洋貨店，百貨店，其他各形各色的商業，從表面上看是多麼令人羨慕、神往！然而，在這大資本吞食小資本的不合理的社會裡，可還存着多少純潔無邪的靈魂正活活地被資本吞食掉，只剩下殘命在掙扎，在苟延殘喘！為什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頭腦清醒的人仍然相信私有制的商業社會制度是平等的呢？

他想着，想着，一夜輾轉不眠。

遠處不斷地傳來鷄啼聲。接着又是一批又一批割夜膠的工人們，騎腳車，載膠桶，乒乒乓乓地響過街道市中心而遠去了……。

他想得疲倦了，很想合上雙眼，勉強地睡一覺。但無論如何也難於入睡呀。處於這種煩亂、灰色的日子，為了缺少睡眠，再加上營養不足，所以身體已變成虛弱多病，兩頰深深地陷入進去，顴骨高突，活像

吸毒的「鴉片仙」。

「他媽的，這是個什麼社會……錢！錢！錢！什麼都是錢在作怪，有資本的人就吃小資本的人，像我一樣的小店主，遲早終會完蛋……」

他終於合不住眼，一連串的淚水有如缺了堤的洪水般，從他深陷的眼眶裡湧了出來……他的枕頭濕了，睡衣也濕了……

迷朦中，他忽然發覺到睡在鄰床上的妻子，早已起身割膠了。可鄰的中年女人，每天四更就靜悄悄地起來，隨便食些冷飯，就趕往漆黑的膠林裡去割膠，為了一家大小的生活，只顧工作。

此刻，伴着他的只是一群年幼、需要吃、穿和教養的孩子；伴着他的仍然是這黑沉沉的、淒涼和寒冷的夜呵……。

他禁不住遙望天邊，心中浮起一句久已渴望的話：「黎明呵，你快些到來吧……」



一九六七年

## 風光旖旎的多峇湖

蘇島風光別處無，天然多峇有名湖。  
留連忘返堪怡性，一再重遊最愜愉。  
長夏清漪涼襲袂，四時灌木潤如酥。  
此行最是饒情趣，戴月披星酒一壺。  
——蘇島多峇湖禮瞻——作者

印度尼西亞位于熱帶，四面圍繞着茫茫的海洋，處于季候風的地帶，同時也是群島之國，群島大部份爲火山形成，山脈峻峭奇觀。

話說位于印尼蘇門答臘半島北部，距離蘇島首府棉蘭約一百七十四公里之山巒起伏的山區，從那遙遠無人烟的時代起，就形成了人類史前的天然多峇淡水湖。

多峇湖不單是蘇島上風光如詩如畫的湖泊，也可說是雄霸全印尼景物最優美的旅遊勝地。那自然形成的陡峭山壁，沿湖矗立着，像一首雄壯激昂的詩篇，又像一幅多彩的油畫。

看哪！那晴空裏，遠方的天際正環繞着朵朵白雲，忽兒像千萬頭的綿羊在滾來滾去；忽兒又像一塊巨大無比的雪白的棉絮般蓋過了湖面。此情此景，實令遊人心曠神怡，留連忘返。

這時，不管遊人正在湖心泛舟，或在晚風熠熠，百花芬香撲鼻，熱帶灌木叢生的湖畔漫步，徘徊……，他或她底心靈深處，不禁會感慨萬分，或緬懷起湖山的滄桑史，放懷高歌印度尼西亞的壯麗湖上。

多少詩人，畫家到此勝地遊覽後，莫不留下優美動人的詩畫。茲摘錄當地教育界前輩詩人江陳詩先生重遊多峇湖而作古詩如下：「西子君山舊夢遊，望梅聊以慰殘宵。淡湖畢竟稀煩擾，故國於今有怒潮。一自紅雲警火熱，便從迷霧看烟消。人情何止滄桑恨，不覺滔滔夜話饒。」由此可窺見其景色迷人之一斑。來自熱帶的遊客，是否因此懷想北國西湖的勝景？

猶記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當我訪親作客蘇北棉蘭時，承蒙棉蘭忠誠小學七位教職員陪同下，使我有機緣遊覽當地的山川名湖。

蘇島淡水湖是風光旖旎的湖泊，從棉蘭乘長途公共汽車約四小時，即可抵達湖水區域，又名不拉八旅遊住宅區了。此湖面積有九十七公里長，二十七公里闊，四百公尺深，若連湖面統計：計有二千六百萬公里，更出奇的是，在湖心還浮起一個「沙慕西島」。島上居有沙慕西原始民族，還有動人的神話傳述故事。

該島全長一百廿公里，闊七公里，島山却居住着一種馬達多峇原始民族，今稱爲沙慕西族人。其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信奉基督教，愛好和平，性情善良，皮膚略棕色。男女均以耕種稻田、各種蔬菜，飼養豬隻爲生，女性們最爲勤勞。

我們一行人，在島上英雄陸墓前諦聽其土人首長講述神奇故事。相傳該族人在島上繁植迄今已有三百七十餘年的歷史了。

據說：印尼政府當局遠在很久以前，即計劃撥出鉅款，以供發展蘇島北部的多峇湖成爲旅遊區域勝地。迄今，該區湖畔已發展爲一個繁華的漁村了。夜間燈火大放光明，照耀着林立於湖畔的旅舍和別墅。

據有關統計：雜居在該區的印尼人包括馬達民族，少許華人在內約達二千人左右。居民主要的生活乃靠捕魚蝦，在周圍山丘種植蔬菜、柑、生菓等爲生。淡水湖中最著名的魚類爲：馬沙魚、惹弄魚、椰海魚等。棉蘭市及先達市高等餐館皆以上述鮮魚爲大好美味之餐品。

在多峇湖畔，漫步在黃昏的大道上，放眼遙望湖景，青山倒映湖中，平靜的遼闊湖面照耀着殷紅的餘暉，實令人感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心中不免要慨然唏噓。

清晨，湖上初曉，漁舟帆影點點，遠處輕浮的白露，裊上娜娜地迴旋於湖畔四周的山腰，白露依戀着山腰，山巒依戀着白露，湖面吹拂着些涼風，在碧綠如鏡般的湖水中帶着幾分寒意，再想山嶺峰巒之間，寒暖不一，陰晴不同，正如王維吟唱：「白雲迴望合，寒山轉蒼翠」「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之詩意大致如此吧。

是的，不管清晨或黃昏，多峇湖山總是含笑着，迎接旅人來遊。每逢聖誕佳節或假日，前往遊湖者絡繹不絕，來自印尼各地的車輛像車水馬龍般川過該村各街道。湖畔古樹參天的大道上，盡是黑簇簇的頭顱，遊人中包括高官人員，各國大使，新聞記者，藝術家等，使整個漁村街道上佈滿了人海，所有數十間大小旅社均住滿了遊客。

淡水湖像位含情脈脈的西子姑娘，含笑着迎接男、女、老、少的遊

人，不分種族，不分階級的人們都自由地沐浴在大自然的旖旎風光的懷抱裏，盡情地歌唱，陶醉在詩情畫意的湖畔，遊目遐想：生命留于靜穆中有時會顯得更可貴，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

素有印尼革命之父的蘇加諾總統之別墅就建立在湖畔高崗上，面臨悠悠湖水，夕陽西下時正好照射向別墅的雄偉壯觀的樓台。別墅四周栽種着各色花卉，參天的亞熱帶的棕櫚樹，灌木等，在四周茂盛地生長着。

然而，自蘇加諾總統于前年大權已失後，即未曾重臨該別墅了，可謂人去樓空矣！

是個夕陽沉落湖裏的黃昏，我默默地徘徊在樓台前，腦海裏不禁緬想起：「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多少樓台烟雨中」之感慨！

曾幾何時，撫今追昔，遠在一九四六年前，當蘇加諾領導全印尼人民反抗荷蘭殖民地政府期間，曾一度遭捕，且受荷政府軟禁在此別墅樓台中，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印尼革命成功，宣佈獨立後，始重獲自由。誰料想到政海風雲變幻無常，一代叱咤風雲人物，迄今已在政壇上消失了踪影，受軟禁於鄉間矣！（按：本文撰寫時，蘇加諾尚在世，復死于一九七〇年）

茲錄下印尼華裔詩人江陳詩先生之詩作：「行宮夕照」以作本文的結束。

「行宮弛禁許登臨，似有潛龍抑鬱吟，極目搖紅偏日影，留情慘綠黯松林。緬懷霸業尋陳跡，諦聽漁歌答暮砧。尙想夕陽能煥彩，餘暉猶幻一湖金。」

一九六八年五月稿

## 哀傷的日里河

印度尼西亞有如浮現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其他國家和島嶼、原野一樣，是一個島嶼多，風光矯矯動人，而又充滿滄桑史的國土。那裏有千萬勤勞的印尼人民和華裔，到處長滿了碧綠的亞熱帶灌木叢林，像翡翠帶一般閃耀在赤道的原野上；那裡的河流，再也沒有歡樂的流水聲，而是那麼默默地嗚咽、哀傷……就像印尼蘇島棉蘭的長河流——日里河一樣。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銀色的飛機把我載上萬里高空，穿過了棉絮般的云層，在另一個陽光普照，翡翠般的土地上降落了。

這就是印尼蘇島之首府棉蘭的土地呵！而今每當想起棉蘭，我就想起了日里河，想起一個充滿華商血淚史的都邑棉蘭時，我更想起了日里河。

不知多少個深夜，每當輾轉在床上不能入眠時，我便喜愛爬起床來重讀一位已故的作家威北華（魯白野）底著作：寫給日里河的詩——『想起棉蘭，就會想起日里河，那有戰鬥，有詩的日子。帶着一份失望，一份懊傷的心情……我們一定要回來喲！我們要帶兵回來把你攻陷！少女的心，堅信這郎的誓，一雙夢幻的眸子，像掉在黃昏天邊，那黯淡的星星，盼望向日葵再開放。』

是的，多少漫長的年代，多少風霜災難的歲月過去了，日里河依舊幽幽地、緩緩地，帶着無限的創傷，不停地流着……。她背負着無數世紀的風霜，像位受人蹂躪後的少女，懷着苦澀心情——日里河呀日夜地流着。她背負着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辛酸、苦難，日里河像一首悲憤凝成之歌，日以繼夜地低唱、嗚咽……。

猶記已是第三個異國的黃昏了，當殷紅的夕陽緩緩地照耀在十英里長底平原，染紅了青山、綠野，染紅了無邊際的稻田時，我伴着異國的友伴，躑躅在日里河畔，聽那晚風習習地從我們耳旁吹過，看那烏鴉馱着黃昏歸去，蒼茫的暮色漸漸地籠罩過平原時，我們依然留連忘返，陶醉在異國的暮色中。

在陣陣烏鴉飛過的暮色中，我們徘徊在充滿詩意的日里河畔，然而

，年輕的友伴仍那麼滔滔不絕地告訴了我許多有關日里河的悲哀底故事，教我怎能不爲那動人的事跡而流下同情之淚？

身邊一位年老的文藝界前輩張定聯及文友野夫告訴我：「如果說大海是英勇的武士，那麼，棉蘭的日里河應是懦弱瀟灑的書生，因爲千萬次的磨難，打擊，而日里河仍沒有一聲歎息，沒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受盡委屈，含着無限悲哀與不平，幽幽地流着……。」

在日落西山，披上夕陽的餘輝底下，日里河慢慢地流過了十里長的平原，流過了百餘萬人口的棉蘭底市中心，滿帶着骯髒、浮渣的穢物，把宅沖進大海洋。

在風雨連綿的日子里，日里河身上就飄灑着千萬點雨水。她就是這麼浸浴着風雨，而挾着春光逝去。有人說：她像飽經滄桑的少婦，一年年地蒼老了。

在狂風暴雨底下，也曾有過一次怒濤滾滾，波浪洶湧的日子，那是她永遠應該感到自豪，高歌奔放的日子。有人說：那是她最年輕，豪情奔放，青春閃光的日子呀！

在人生坎坷的旅途上，我永遠記憶着，那年，那月，那日從飛機上俯視棉蘭的平原，那綠油油底稻田、椰林，那七英里遼闊的田野，房屋，中間却顯出一條蜿蜒曲長，銀帶似的日里河。

呵！日里河，日里河，像一首悲憤凝成之歌，我將永遠記憶着，在妳身上所發生的悲慘故事。

曾經在妳的河水裡，飄浮着數不清的華裔及無辜的印尼人民底屍體。多少體格壯強的青年人，失去了父母與家園，在那漆黑寒冷的深夜，被那些統治者的幫兇和喪心病狂者底狼群，像牽着走向屠場的羔羊般的偷偷地把青年人帶走了。

翌晨，當朝陽灑遍原野、河面……，怎麼河水面上却飄浮着屍體？有的斷了手脚，有的却沒有了頭頸；有的連容貌也辨認不清……。

燦爛的陽光吻撫着大地，輕柔地撫摸着棉蘭遼闊的平原，那曾遭受強盜蹂躪創傷的土地，那被鮮血濺紅的日里河的河水，依舊幽幽地，嗚咽地流着……。

腥風吹綠了千里的平野，悲憤搖震了山林，那堪那夜夜、月月、年年……，日里河不停息地唱着悲憤的歌。

聽不完的可泣底恨，寫不完的可歌底仇，償不完的血債呀，那堪風雨連綿的歲月，日里河像一首悲憤凝成之歌，日夜嗚咽地流着，流着……。

朋友，你可不必窘於知道那由老華僑在好幾世紀前開闢的都邑棉蘭的形形色色，但要聽一聽日里河向你訴說那黑暗歲月的漫長和不幸，只要再聽一聽日里河告訴你：即使一個由荷蘭殖民地 的時代裡所建造的高樓大廈易主了一次，日里河上的小鳥群還得躲避着老鷹的追趕，還得小心鷹爪下那無情的摧殘。同樣的，日里河裡的小魚也得躲避大魚的追捕，日夜往安全處尋找生活。

何處是日里河的歸宿，何時是她底新生？告訴所有熱愛真理的人們吧！日里河。

日里河，妳不會衰老，妳不要再哀傷吧！妳得向那滔滔的流水學習，重新唱一支自由奔放底歌，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啓示，也告訴人們：河水不停的流逝，就像徵着人生不竭的奮鬥！

再見吧！日里河。但願將來重見到妳時，我們又能徘徊在妳底河畔，傾聽妳唱出一支熱情奔放的，新生自由底歌！

日里河，妳奔流吧！快洗淨污穢，創造一個自由、平等、沒有種族膚色之分的嶄新社會。

一九六九年一月稿

# 祖國，我們的母親

祖國，我們的母親！  
多少殘風陰雨的年代裡，  
妳的周遭佈滿了陰霾烏雲。  
妳那蒼白的臉頰  
被籠罩在黑幕裡，  
飽受着殖民者的奴化，  
屈辱和欺凌！

彭亨河在暴風雨中翻滾，  
霹靂河在寒夜裡嗚咽，  
柔佛河也馱負着風雨，  
默默地奔流向海洋。

裸姆膠林呀，  
撫着胸膛在唉嘆悲傷！？  
因為別人天天從這裡，  
輸走妳底乳汁和血液。  
多少盛產和寶藏，  
都落在外國人的血管裡。  
祖國是世界有名的「錫倉」，  
為何錫米船運往外國，  
不是送進自己的工廠？

祖國，我們的母親！  
在柔佛哥打丁宜河的兩岸  
及霹靂河流過的地方，  
便是天然財富——礦藏。  
吉打州漫無邊際的稻田，

在陽光下閃耀着金光。  
一包包的白米呀，  
是農民血汗的結晶，  
它哺養着三民族。  
彭亨州千里連綿的處女林，  
參天樹桐百年砍伐不盡。  
還有首都吉隆坡，  
就在雪蘭莪州的土地上，  
好比向日葵開啣朝太陽。

素有天府之稱的柔佛州，  
播種着數不清的黃梨。  
它早已名揚海外，  
甜美令人回味無窮。  
還有綠海似的棕油園  
及青着翠綠的胡椒園呀，  
在柔佛肥沃的芭野上生長。  
這都是我們富饒的農產。

再有東西海岸，  
幾個著名的產漁之鄉，  
盛產魚蝦千蘿萬籬。  
爲何鮮美的魚蝦呀，  
漁民却沒口福嘗？

不遠了，  
要來的終歸要來，  
當海洋在翻身，

河山在怒吼的時候，  
我們誓奪回無數的產業，  
讓處女森林的芭場上，  
馳騁着自己的剷泥機。  
讓每個工業城裡，  
建造起各行業的工廠。  
讓大家的心緊相連，  
驅走猙獰的虎豹和豺狼。



一九六三年稿，七二年重修

## 夜霧瀰漫山城

夜霧瀰漫山城，  
蟲豸聲起自膠野叢林，  
馬六甲海峽日夜悲鳴吼嘯，  
是否要喚醒這濃霧的南國海島？

多少人迷惑於霧珠似的日子裡，  
默數階前滴瀝不停的細雨。  
期望多彩的日子降臨，  
那怕夜霧重重將這南島如何吞食！

爲什麼許多人沉酣於灰色的境地？  
醒來吧！山城裡活着的，  
有血肉堅強奮斗底靈魂，  
莫再沉迷於夜霧瀰漫底夜裡！

當明朝晨光再度撫摸大地，  
請看南國的木棉花開得多麼艷麗！  
受鞭策的一群將會鼓起新的號角，  
激盪於夜霧瀰漫底山城！

一九六五年一月

## 棕油園像綠色的海洋

從南馬許多鄉鎮到東海岸，  
棕油園像綠色的海洋；  
海洋裡有滔天的風浪，  
棕油園的胸膛也日夜滾翻！

像母親彭亨河那樣，  
風風雨雨一直在悲傷怒喊；  
翠綠無邊的棕油園呀，  
從來沒有過開朗的歌唱。

棕油園是無盡的寶藏，  
微風吹過籽花飄香；  
就像蜜蜂百花枝頭鬧，  
噴花的姑娘工作忙。

別小看她年輕不會說話，  
手中的噴筒就是嘴吧：  
「每天工錢三兩塊，  
物價天天又往上漲；  
扣除醫病伙食費，  
一家大小生活難！」

還有我們一隊隊剉油籽老將，  
揮舞着把鋒利的長剉刀；  
剉着一球球的紅油籽，  
滿樹熟透的油籽滾滾跌下來！

汗水濕透了老將們的衣裳，  
一球球的紅油籽扔進了籐籃；  
一籃籃的挑向車軌站，  
一堆堆的屯在紅土路旁。

棕油園到處長滿荳仔草，  
荳仔草中毒蛇愛匿藏；  
棕油園裏到處陰陰暗暗，  
吸血的蚊蟲到處飛翔。

儘管棕油葉又毒又尖，  
常常刺腫了粗大的手掌；  
可我們的割葉青年喲，  
氣魄賽過英挺的棕樹幹。

棕油樹一排排一行行，  
棕油園像綠色的海洋；  
搜遍汶萊王國的石油寶藏，  
也比不上這富饒的農產。

可是，我們要問一問：  
在這黃金一樣的土地上，  
爲什麼底層的各族同胞，  
瘦削的臉上像烏雲一樣？

我們更要問一問：  
千里萬里的處女林，  
爲什麼不趕快撥出來！  
讓沒有土地的農民耕種？……

棕油園像綠色的海洋，  
海洋有潛伏着滔天巨浪；  
棕油園的胸膛也日夜滾翻，  
像地球深處燃燒的火焰！

快敲碎奴隸的鎖鏈，  
走向我們新生活的大道上；  
叫棕油園落在自己手裡，  
滿山油籽紅艷艷！

快結束牛馬般的舊生活，  
走向我們新生活的疆場；  
叫棕油園聳立大工廠，  
叫馬達聲日夜喧嚷……。

(一九六六年稿·六七·六八·六九年三改)

## 種菜姑娘

金馬崙高原高入雲端  
金馬崙底名字四方遠揚  
高原處處有肥沃的土壤  
種菜姑娘的名字比花更香

沿着蜿蜒的山勢登上高原  
這裏是拔海五千多呎的山巔  
成群的蒼蠅在耳邊嗡嗡地飛  
這裏是蔬菜繁植的地方

菜畦間彎背施肥的種菜姑娘  
她們身穿深灰色的粗布衣裳  
頭上飄着淺藍色的頭巾  
臉上的霞光賽過早晨的太陽

姑娘年青活潑而又健康  
一雙大眼睛射出智慧底光芒  
城市裏愛塗脂抹粉的小姐  
哪能賽過妳們的端莊？

姑娘，淡茶開水也一樣甘甜  
蒼蠅飛舞的菜寮也無妨  
眼望一畦畦的苞菜、芥菜  
妳們是最好的生產員

一九六六年一月稿

# 你死在沉默中

——悼杏影先生——

像掠過夜空裡的殞星，  
只那麼短暫閃爍光明，  
生命雖像曇花，  
却是那麼清麗、明艷！

一九六七年正月，  
一位身軀高瘦，  
頭髮稀疏斑白如霜，  
戴上深度眼鏡的老年人，  
猶如一座沉睡的火山，  
靜悄悄地死在沉默中。

你會漂泊異鄉，走遍南洋，  
嚐盡五十多年的文人底辛酸，  
冒雨抱病也趕着上班，  
埋首燈下編改文藝作品。

魯濱遜長街報館的地板上，  
可曾踏過你千萬次的腳印；  
然而，在這銅臭的社會裏，  
文學藝術值價又幾何？  
你却忍氣吞聲，  
日夜苦心耕耘，  
你那沉着奮斗的精神，  
宛如鋼鐵般堅硬……。

你原是星馬文壇宿將，  
揚曳着大眾文藝的旗幟，  
揮獻出畢生的心力；  
培養文藝創作的接班人。

多少年輕的文藝作者，  
堅強地走向艱苦的文藝道路，  
誓言敢於沖毀舊社會，  
創造沒有人剝削人的世界。

唉！莫非人們所鍾愛者，  
都是病魔纏身而死？  
一面文藝的旗幟倒下了，  
猙獰的反派者歡笑了，  
殖帝的承繼者也暗中慶幸，  
今後已少了一把鋒鏑的文藝匕首。

啊，杏影先生，  
你死在沉默中，  
帶着滿懷仇恨，  
帶着委曲與不平，  
默默地閉上最後一次的眼睛，  
蒼白的唇露出最後一次微笑，  
向着牆壁上那幅巨像：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你只遺下孀妻幼兒，  
遺下家徒四壁的房屋，  
以及滿房子的書籍寶藏，  
然你却留下了肚癆核樣硬的精神，  
和那潔白如玉般的人格。

杏影先生，安息吧！  
願你在九泉之下永遠不會寂寞。  
看哪！倒下的文藝旗幟，  
將在無數世紀中高揚，  
聽哪！星馬土地上將揚起，  
那千萬各民族受壓迫者的呼聲，  
無數後起的文藝青年，  
誓必重新揚曳大眾文藝的旗幟。

寫於一九六七年二月

## 舵手頌

在白茫茫的海洋上，  
舵手駕駛着遠征的船。  
星斗是你的羅盤，  
迷霧遮不了方向……。

你默默地駕駛着遠征的船，  
粗壯的手臂握住舵盤，  
一隻慧眼瞭望着無邊際的海洋；  
飄航中的船是你的親娘，  
五湖四海是你的家鄉。  
白天聽着海潮在翻滾歌唱，  
晚上看那海浪潑潑泛起銀光。

沒有唱起家鄉的別離曲，  
沒有掛念愛人留在後方；  
你默默地駕駛着遠征的船，  
在一個又一個浪峰上飄航。

你獻一身人民的理想，  
撒落在五大湖四大洋，  
乘風破浪永往直前，  
創造一個新世紀的曙光。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 芭場上的姑娘

在勞動的南國土地上，  
有位年輕的姑娘，  
從小生長在樸素的村莊，  
她的心呵早插上思想的翅膀。  
肥沃的土地是她的爺，  
青綠的膠林是她的娘。

她有兩條烏黑的小辮子，  
村裡的孩童都叫她做「老師」。  
偏僻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跡，  
髒陋的房屋更有她的聲音。

白天赤道上的太陽像火傘，  
他和爺娘下芭去墾荒；  
世上什麼花兒最芬芳，  
哪賽得過我國土地的芳香？

樹膠花開了椰樹又結果，  
芭場上的膠苗一棵棵成長。  
落花流水四年過去了，  
她笑撫着圓碩的翠綠膠樹。

夜間的村莊沒絲兒喧囂，  
在識字班大光燈下，  
這位雙眼炯炯有光的姑娘，  
正滔滔不絕地敘述着中華的文化。

樸素的村莊陽光終年明亮，  
陽光照亮了人們的心房，  
好一位熱愛鄉土的姑娘；  
白天耕作夜晚教書，  
她底名字啊天南地北都飄香。

一九六七年稿



## 寒夜致意

靜靜的夜，  
冰冷的風，  
在橡林環抱着的山村小屋裡，  
孤燈下我在看書寫詩，  
想此刻你在遙遠的山城，  
也靜靜地坐在孤燈旁，  
手上捧着書本，  
那麼全神貫注地讀着……

很快濃霧就要籠罩着大地了，  
深夜裡越顯得寂靜孤單，  
鉤月伴着稀疏寒星，  
郊外只傳來唧唧蟲鳴，  
我却寫下一首詩獻給你

影，夜深了怎麼還不睡眠？  
你那蒼白的臉頰依然露出紅暈，  
你那像冷月的心靈已獲得了慰藉，  
請輕輕地抹去眼眶的淚痕吧！  
只要你了解人生不是夢，  
人生是要繼續地創造新天地。

記得你說過喜歡碧藍的海，  
明晨起來就去看朝霞，  
看翻滾的波浪拍打着前浪，  
看英勇飛翔的海燕和蒼鷹。

記得你說喜歡赤道上的陽光，  
但願你常沐浴在烈日底下，  
揮動着鋤頭在菜園和芭場上墾荒，  
像千萬在烈日下勞動的兒女，  
身上背馱着灼熱的太陽。

所有的憂傷和煩惱，  
都像迷霧經不起陽光蒸曬，  
悄悄地從人們的身上逝去了。  
於是，鮮血在勞苦人們體內，  
開始像泉水般流得更舒暢。

影，夜深了怎麼還不睡眠？  
看子夜裡那飛舞閃亮着的流螢，  
看不怕犧牲的飛蛾撲向燈火，  
此刻你有何感想？

你看完了「人活着是爲了什麼？」  
你該不會再躲在閨房裡閒悶。  
當你了解什麼是人生的真諦，  
你該不會過着頹廢的生活！

一九六八年稿

## 一個美兵的自述

在這椰風膠雨的馬來半島上，  
八月裡正是榴槤千里飄香，  
我在首都的聯邦旅舍投宿，  
那是個悶熱的夜晚。

五彩繽紛的旅館酒廳，  
有三位穿着制服來渡假的美兵，  
他們一邊喝酒一邊閒談；  
而我坐在鄰座細細聆聽。

龍鳳酒廳是這兒的歡樂場，  
唯有高官名流才配登場；  
我原爲了會見友人而來，  
怎料却聽到一個美兵的自述——

「我是一位中年的美國大兵，  
我的故鄉在亞美利堅，  
你們這兒白晝，  
我們那裡却是夜晚。

「我的家鄉在加里福尼亞，  
那兒有無邊無際的平原，  
牛兒成群馬兒萬千；  
牧人騎馬像箭般飛越過草原。

「我的父親是個牧牛人，  
我讀完大學後便結了婚；  
我的愛妻又美麗又溫存，

她對我無限的熱忱。

「若把人間比喻為天堂，  
天堂的一邊正是慘酷的戰場。  
為什麼在這年代裡，  
侵略戰爭的火焰到處蔓延？

「我的祖國被財團迷亂了心竅，  
彷彿是最愛管閒事；  
不管是千里迢迢他人的國土，  
還是高山叢林的越南。

「我遺憾自稱為××專家，  
估計別人的戰鬥力不強，  
為何日呼夜喚抽壯丁，  
連我也被調去了越南！」

龍鳳酒廳的午夜，  
賣醉的人兒已開始散場，  
美兵仍在喃喃自語，  
出生入死的故事說個不完——

「在那灣灣的湄公河兩岸，  
千百年的叢林見不到陽光，  
除了各種野獸出沒，  
就是越共的宿營戰房。

「我們B五二型飛機炸不中目標，  
軍車或坦克車進不了森林，

成群結隊的野象；  
却成了他們運輸的工具。

「有一回長官估低了對方的力量，  
硬要我們在黎明前衝鋒，  
在轟雷一般的機關槍聲裡，  
我們的許多伙伴死了大半。

「在對方佔領的山丘上，  
是他們主要的戰地堡壘，  
經過雙方爆發兩小時拉鋸戰，  
我們幾已肉搏成一團。

「對方越戰越英勇，  
我們兩營已剩下了半營，  
人家爲了國土家園而光榮犧牲；  
我們却白死在別人的國土上……。

「雖然我的手上握着機關槍，  
我會殺死了對方一位步兵，  
但他臨死前還拋出了手榴彈；  
把我身旁的五位戰友炸成肉醬！

「終於，我們退回了森林，  
那個夜晚像遇上最兇的魔王，  
小鹿在草叢裡竄過我們就開槍，  
遠處有鬼火閃爍也要亂射一場。

「清晨，我們開始退回西貢，  
越過森林裡的許多泥濘沼澤；  
我們把空罐埋入泥中，  
不然落入對方的手裡就會變成手榴彈。

在森林中還遭到許多次駁火，  
我們伏在叢林底下打戰，  
忽兒對方一顆手榴彈落在我身旁；  
我走後一秒鐘就爆炸轟響。」

龍鳳廳酒家的夜晚，  
酒桌上還圍坐三位喪魂的美兵，  
在那位高大碩壯的美兵臉上，  
已掛滿着一點點晶瑩淚光……。

吉隆坡底夜晚越來越淒涼，  
美國大兵越說越斷腸，  
訴盡千言都不是；  
今夜在異鄉烈酒灑斷腸——

遙想千里外的加里福尼亞家鄉，  
月色如霜般照着草原，  
親愛的妻子伴着兩位孩兒呼呼入眠，  
美兵此刻却握緊雙拳高喊——

「我們這些大兵都是歷史上的罪人，  
雖然我們領受五千元渡假四週，  
然而，異國風光我們沒心遊覽，

我們深怕又回到越南去打戰。

「五年的兵齡何時了呵何時了，  
何時我帶着滿身罪孽回故鄉？  
我是尼克遜手下的殺人兇手，」  
多少異國無辜少女被我欺凌蹂躪……。」

美兵越說越心恨，  
他忽兒握緊了拳頭擂酒桌，  
雙腳踉蹌地站起來嘶喊：  
「我要回到亞美利堅去！  
我要回……我要回去……」

1968年初稿  
69年重修  
72年三改  
於淡杯

# 我是湄公河的波浪

我是湄公河的波浪  
我日夜守望着越南的土地  
我川流過三角洲兩岸無際的稻田  
也川流過高山和岩石  
我看到越南三角洲的土地被踐踏  
不少的村莊遭受美軍焚燒為平地  
我也看到千萬農民遭受美機投彈殺害  
還有數不清的老人、孤兒和愛侶  
都變成孤林鳥，離巢燕……

當呼呼大風吹起了  
把河邊的蘆葦無情地吹倒在岸邊  
我看到美帝海盜般橫行霸道  
他們派出無數載滿軍火槍彈的戰艦  
巡邏在我那濁黃滾動的波浪上  
劃裂濺染着人民鮮血的水波  
向我們的土地發砲猛轟！

我是湄公河的波浪  
在這風高火旺的年代裡  
當閃電劃過漆黑的天際  
我緊隨狂風閃電而來  
不管前面是高山峻嶺或森林  
也阻不了我那萬馬般奔騰的力量  
我要沖毀一切污穢的積水  
和這年代裡腐朽的渣滓

世上罪惡的力量也擋不住我的前進  
在大風浪經不起考驗的都滾開  
唯有那堅毅不拔的人民英雄  
才配迎接我的到來

我是湄公河的波浪  
穿過越南三角洲的森林我在奔騰  
翻過三角洲兩岸的田莊我在歌唱  
我還要奮勇奔向大海洋  
捲起萬丈波濤  
吞沒美帝海盜們所有的戰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重修

## 胡椒園小唱

埔來山峰高呀高萬丈，（註一）  
埔來山下河水清又藍；  
沙河流域是廣漠的胡椒園，  
樸素的椒園是勞作者的農莊。

晴空萬里陽光普照，  
椒園更顯得綠油蒼籠，  
成群的鳥兒飛掠過園林，  
啼聲劃破寂靜的村莊。

胡椒園一行行一叢叢地生長，  
像千里翡翠樹逗人喜歡，  
叢中屹立着排排長木桿；  
更像哨兵日夜守視站崗。

我們的家鄉是富饒的地方，  
胡椒的生產量數以千萬擔；  
粒粒胡椒滴滴的血汗，  
換來椒農明日的食糧！

埔來山下平原肥沃又鬆軟，  
男男女女椒園裏耕種忙，  
世代滄桑挑起生活的重擔，  
迎着暴風疾雨造福家鄉！

（一九六九年稿，七〇、七二年重修于淡杯）

註一：柔佛州著名之避暑勝地，亦為本州最高的山峰，其山脚下係古來、士乃、北干那那村莊。其附近之江加埔來村，亦係著名之胡椒盛產地。

## 夜宿風盛港漁村

那是個風雨連綿的雨季，  
夜宿在久別的風盛港漁村，  
我們就在東海岸一間房屋裏，  
度過冰冷般漫長的夜晚。

聽着屋外風裏的暴雨，  
漁鄉屋裏六口一張床，  
微弱的煤油燈下更顯得孤單，  
滿臉皺紋的漁夫裹着張破被單。

房屋的一角擱置着一堆堆漁網，  
這年尾封港季節像雨夜般淒涼。  
廚房裏沒有鮮肉和蔬菜，  
米桶裏只剩下兩天的米糧！

房屋外風狂雨暴，  
我們分隔躺在木板床上，  
看一盞微弱的燈光；  
漫漫長夜呀如何熬盡！

一九六九年稿

## 勘探員

不管路途多麼崎嶇，  
不管森林多麼陰暗，  
勤奮的勘探員，  
來自祖國的四方。

你們的脚印踏過，  
霹靂河及柔佛河的兩岸，  
探索到的礦產報告，  
却交到奸商巨賈的手上。

勘探隊員好比螞蟻般辛勤，  
深山密林葛蘿藤蔓，  
探礦員披荆斬棘，  
搜來尋去手眼忙。

「哼喲……哎喲……哼喲……哎喲」  
勞動聲一片粗獷，  
雙手推着探機在旋轉，  
地底下的錫米可着了慌！

探礦員似吉普賽的兒郎，  
終年餐風露宿曠野中，  
天如錦帳地爲毯，  
野獸毒蛇常爲伴。

勘探工作艱險又辛酸，  
鑽機好比是萬能槍，  
轟隆轟隆往地下鑽，  
筒筒泥漿中可否含有錫礦？

一九七二年八月寫于淡杯

## 後記

自一九六二年拙作「膠林戀歌」出版後，便有人撰文提出批評。有的說：「我寫的詩歌犯上對生活抒寫的不夠深入、不夠嚴肅的毛病。」有的說：「浮光掠影的描繪生活現象，甚至有些多餘的句子留在詩中……」這些批評對於一個初學者的我，無疑是中肯而且需要的。

必須指出，寫作是件艱辛的工作，並不是順手拈來，一揮即成者；如果只是為藝術而藝術，為名利而寫作，相信這種作品的價值是有限的，遲早會被廣大的讀者所唾棄。

在曲折的寫作路途中摸索的我，遺憾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九日，便有一位「批評家」，在未調查事實真相之前，就在某黨報上持着個人的政治偏見，向我背後猛射一枝致命的冷箭，除了極盡誣蔑之外，甚至還故意曲解我的筆名「難明」的原意。事後，該報也沒有版位供我發表澄清聲明的餘地。我所投去之稿件，有如石沉大海般毫無下文。

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曾作過自我檢討，這是我應該承受的「罪名」嗎？甚至會考慮過放棄寫作的念頭，反正，這是傻子所幹的工作，是吃力不討好的事。然而，許多忠實的文藝寫作者，在我最消沉、最失望的時候，給了我無限的安慰和鼓勵，批評我、督促我要再接再厲，站穩自己的立場，堅持文藝為大眾服務的原則。於是，我又以不同筆名重新寫了一些東西，分別把稿件投到本地及香港一些比較健康的文藝刊物去。

由於我的職務是某日報駐某地的新聞記者，在這錯綜複雜的客觀環境下，一些應酬的新聞和賀詞只是一種職務上的需要而已（按：也受是名批評家不分皂白的攻擊一場）；而搜集在本集子內的散文和詩歌，才是我真心流露的思想結晶。

我得趁此向讀者澄清：有關一九六七年八月卅日我發表在×報副刊「青年園地」的「心語」一文，原非本人所寫。我只是代文友投稿至該副刊的。怎料，當時的編輯誤以為是我的東西，竟改用我的真名「李壽章」刊出，以致引起上述那位「批評家」心血來潮，乘機借題攻擊。又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星加坡「豐報」文藝版，編輯亦曾將拙作「

你死在沉默中」加以修改，縮成沒有內容的短詩刊出。較後，我要加以澄清，但爲時以晚，因該報已告停刊。

當然，我的主觀思想也會有錯誤之處，有些作品也確是犯上內容蒼白，思想性和藝術性不夠的毛病。這也是我拋磚引玉，求教于讀者的地方。以這次出版的集子來說，我忠誠地期待着文藝界前輩及文友們善意與建設性的批評，使站在生活廢墟上的我，能帶着創痛的傷痕，重新振作起來，去克服自己的缺點，在這風高火旺、破舊立新的大時代中，與伙伴們並肩攜手前進！

最後，我謹向鼎力支持本書出版的野夫、裕紀及許多文友們，還有赤揚代爲設計封面，內人夢影校對修稿、思寧作淺評拙著等，致予最深切的謝意！



作者寫于淡杯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日

## 淺 評

難明來找我好幾次了，希望我能爲他新出版的「哀傷的日里河」一書寫幾句話。我原本是不以爲可的。因爲我有這樣的感覺：爲一本新書的出版，在書內說幾句話，這應該是專家學者的事，至少也得是在社會上有些地位，或是前輩者們，才是名正言順。我把這意思告訴難明，但難明君却不以爲然。他以爲這本新書內之序文或淺評由朋友來寫，似乎會恰當些，既能幫助讀者對作者的瞭解，同時也比作者的自說自話較客觀些。

盛意難却，我只好寫此幾個字，聊當塞責。必要聲明一下，這僅限於我個人對難明及其本人創作的一點坦率的小感想，不敢企圖說明什麼，當然更不如名流學者慣說的「序言」，此短文僅稱爲「淺評」云。

我認識難明有六、七年了，雖然不很欣賞他的文學作品（可能我的文學欣賞力差），却佩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持久精神和毅力。

他雖不是個胸懷大志，「彼可取而代之」的革命青年，有時也會在十字路口徬徨，可倒也還能分得清是非，不與什麼文學研究會自我標榜者流混淆一起，他却能獨善其身。

記得是好幾年前了，星島有一份政黨出版的黨報，曾出現了這麼一篇文章：大聲疾呼：「難明滾出左派文壇」，內容盡是人身攻擊，這帶給他一個沉重的打擊，一個時期他消沉了，說：從此不再寫文章和寫詩了。但在一些朋友的鼓勵之下，他又振作起來，繼續努力創作，終於出版了這本書，這倒使我覺得他還有些兒志氣。

這年頭，具有堅韌的勇氣，堅持創作的文藝工作者可越來越少了。我十分珍惜他這股幹勁。

談到這篇漫罵式的文章，說來也可笑、可悲，類似的漫罵，不知一棍子打死了多少肯上進、敢創作的文藝青年？

難明他什麼時候自稱爲「左派文壇」之份子，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難明是一位新聞工作者，他還沒有資格身列「左派文壇」，無論是從個人，從作品來看，都是如此，他還不能提起勇氣去做個「風裡來浪裡去的好漢」。既然不能身列「左派文壇」，則所謂「滾出」不知從

何說起。如果有人要在文壇上分幫分派，指出「難明不是左派文人」。這還像話，若要硬說什麼「滾出左派文壇」，則是在鬧笑話了。正如形容雨景，說「雨大如豆」，雖略誇張，却離事實不遠；若說「雨大如西瓜」，無此可能，則流於笑話了。

難明的這本書與第一本詩歌創作「膠林戀歌」比較起來，無論是在技巧上、內容上、思想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

我們高興，他已經逐漸揚棄了以「哥呀妹呀」戀歌之類為內容的創作，着重於歌頌祖國和苦難的人民，企圖激起年青人心情昂揚，具有反侵略戰爭的熱忱，這可從他的大部份散文和詩歌創作看得出來。

不過，我總有這麼一個感覺：他的好幾首詩寫來感情還不大夠，至於思想性、戰鬥性也很貧乏。

所謂感情，應該是在一種很自然的情操中流露出來的。它不是造作，不是傷感，也不是口號，更不是字眼詞藻的堆砌。

而且，從事文藝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根本的問題，難明迄今似乎還沒有認真解決它（可能企圖解決而未能澈底解決）。即「為誰寫」，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

這問題雖然早已有人提過，可是還有許多文藝工作者仍不能或不敢面對它。

為誰寫？就是寫給誰看，寫誰的生活，為誰的利益寫？

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告訴我們：「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

因為，勞動人民佔全人民中最大比率，至少也在百分九十以上。這些勞動人民，包括佔比率最多的勞動工人、膠工、礦工，以及農民、店員，勞心的教師、書記、學生等，這些人是國家的主力，是馬華文藝工作服務的對象。

誰若不能在文藝領域里堅持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只為一小撮上層貴族有錢有閒者服務，或口說不為誰服務暗地里當上層貴族幫閒文人，最終必為人民所唾棄。

思寧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